演山集

一三

演山集卷

宋 黄裳 撰

問

性學

予嘗遺外萬物靜坐而内觀之見人之性常無者體富有者體乎乾坤之間陰陽五行無不具者又况盡本而上者乎以求陰陽天地彼無不具者烏足以爲至哉世之學者果知德性之所在不以我累道不

以物累我由性而治之則有靜一之心由性而養之則有剛大之氣由性而用之則有至和之情由性而壽之則有考終之命有道可以制刑名有良貴可以勝物還顧誦數之儒利名之士不亦下乎及知德性之所在其效至于此極然則學者烏得不求知其性哉嘗謂古今諸子爭出性說而性之本不入其說中惟末之求得于此者有彼對之用善為主者有惡為之辨終身求性之所在或得其才或弊于習以為是性也而性終不獲焉

困于度數之間不知自有良貴此學者之患也善學之士以序取道以類貫道其始在乎知務而已由性之德可以之天由性之善可以之神有志足以及之有心足以通之有情足以用之有氣足以行之四者之說未及議也取道以序貫道以類其本在性先欲諸君求性之說而治心養氣之道可以次第及之得性之說遂能制行出法以賜天下諸君敏求其本以正為學之始然後六經之微言百家之雜說吾相與從事馬

商周歷世盛衰

問湯之後二世而有太甲太甲之後四世而有太戊謂之中宗中宗之後三世而有祖乙祖乙之後五世而有盤庚盤庚之後二世而有武丁謂之高宗商有天下二十九世復興者數王孟子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不其然乎周自昭穆無復成康之治二伯之政四十餘年始有宣王一人而已然而天下之政終為變雅箴之不通乃至于誨誨

之不諭乃至于剌不及武丁遠甚世數所歷宜不及商而卒過之行八百年垂三十世夫文王百年其德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盛行及周之末非待積德而後勝之詐力之秦遂行其志此亦聖賢之作或寡或多之辨歟然而文武周公傳及後世之久商之世賢聖之君六七作世數所歷卒不及之此宜有說諸君試思商周所以治之之術與予道焉

學者之志

問予謂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真有王佐之才子路千乘之可使治其賦而已不及管仲遠甚然而曾子畏之管仲之才如此反為曾西所不為何也及讀論語乃見管仲有才而志下塞門反坫足以引之又得子路之言志其言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則由也義其言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由也勇由之志雖未甚高然而使之行前而不自却其步烏知其不為大人者邪此其所以為曾子之所畏歟昔時公西華冉求顏淵曾晳嘗侍先

聖必使各言其志以觀諸子之鄉往然而顏淵之志願無伐善無施勞則我亡矣曾皙之志風乎舞雩詠而歸則物亡矣是故先聖與點而顏子卒幾于聖人以二子視子路則子路烏足道哉猶為曾子之所畏況顏子之志乎一日有為于天下宜為王者之佐無若管仲然王佐之才卒不及用甚可惜也諸君當學為王者事則各言爾志予將觀焉

六經之失

問始予讀禮記經解切怪六經皆自聖人述作刊正不宜有失然而六經之失或失之賊或失之煩或失之亂或失之愚或失之誣果有失乎自得之士讀其書論其世則知六經之失可以亂天下深于易者不賊深于書者不誣深于禮者不煩深于樂者不奢深于詩者不愚則知六經可以治天下在夫學者之愚智而已六經豈有失哉秦火之後兩漢諸儒頗修藝文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多者或至百餘萬言類非深造者愚誣煩亂卒莫之

解乃于六經之中有妄發其失者予甚憂之諸君之學六經庶幾有用于天下然而六經之失何以計之

罷納粟

問先王以仁制爵所以馭德以義制刑所以馭過則爵與刑不可以利交者後世之法輸粟入財拜爵除罪是故爵不可以勸善刑不足以制惡善惡混淆富者切謂不過倒吾一廩遂可出身于無事又復取貴焉年之權雖出一時之凶患其後有至入錢五百萬者遂寘六卿

之列甚可怪也今之入粟者至老且死不得序于卿大夫之列此固善也然而陰漁吾民追復昔日之所入又得官焉尚有弊也入財納粟之制其可已乎

孔孟之志

問聖賢之學不貴立異苟為高言濶行驚惑天下後世予讀其書考其行事立言皆有實用一日有為足以康世澤民使民心悅而誠服之聖賢之達者堯舜之君伊周之臣言行之實已著于當世不復議也嘗謂孔子孟

子適丁天意未欲平治之時不獲大用方其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為大司寇舉袂而言景公謝過以實遂還汶陽龜陰之田及其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化其信者賈者弗飾化其禮者行者弗亂化其義者遺者弗拾而使欲致其地者幾矣蓋夫聖人嘗以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自待其政聖人豈欺我哉孟子之轍環被列國雖未果用諸侯尊之為師恭之為賓惟恐其不及蓋有過人者諸君嘗讀其書宜求其志之所在果使孔孟得

志于天下諸君以謂聖賢為人之務其孰為先咸序其言予將告焉

古今學者言行不同

問古之學者有命以處得喪有義以處貴賤其進有禮不為苟得退有義不為苟去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見脂韋齟齬之態古人之風至今留人齒牙間者予甞折肱焉因歎此屬何其與予濶遠而未及見也今之學者類能談命論義平視古人不在口耳之間有可愛者及

其行止反為不知義命之士以言視行猶西之視東然則其學未至于自得邪談命論義又可聽焉至于自得矣其獘乃至于是何也

服制

問紳委章甫有益于仁圓冠約屨有益于德黼衣黻裳有益于孝先王之制衣服明分有禮明德有義顧是禮則守其分省是義則進其德非知天時則有愧於圓冠非知地形則有愧于約屨黼衣黻裳以承祭祀則其交

于鬼神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特其志不在于茹葷而後以為得哉後世衣服之制廢言其無分則土木之類衣被文綉府吏之賤倡優之雜衣被朱紫言其無義則紫者朱之亂色也二品以上服之朱為之次焉緑者青之間色也七品以上服之青為之次焉其類甚衆夫民遂無窮之欲役有徑之生忘不可過之分徇不可必之物快其私情汩其良心小人之常態也服罷欲其華美宮室欲其壯麗婚姻欲致其好喪紀欲致其哀過

分狥物而為之不節之弊君子犯義小人犯刑無常之分不測之變或困其資有為溝中瘠而後已者不可以勝計也先王為之數度寓于器服宮室婚姻喪祭之間其法甚著懼其流及于此耳惜夫後世不講而行之百工細民不得而知焉方今聖人正名定數百度向古行將及于此矣然而古者衣服之制禮義之所在諸君想能熟講而詳說之衣服之制明矣欲使斯民顧是禮則守其分省是義則進其德復有何道焉幸著于篇將

擇以獻于上

禁榷

問先王之于山澤之物為之厲為之禁妄入者防之以厲盜取者制之以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如此而已山海之利悉歸于公上後世多起于養兵贍不耕之衆應不測之事幣帛芻秣水浮陸駕斷續萬里而望有常之賦足以給之是則難也然則天地之氣盡榷而入之權時之義未足以為恠也時

難事多則以其利優公禁之可也時平事復則以其利優民通之可也然則禁榷之法今欲不屬乎民而得利焉其術安在

華貪僭

問貪下僭上富人之情也連阡列陌廩庾亦已足矣尚欲流爲豪商隱爲逸戶是其貪也飽食膏粱逸居峻宇亦已足矣尚欲服侯服宅是其僭也貪則長姦僭則生亂民姦且亂天理滅矣邦本殆矣保而養之驅而之善

欲其從之也輕是則難也然則安富之術何以

擇將

問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于相天下危注意于將予以為不然勿問其安危内則注意于相外則注意于將夫蠻夷猾夏有苗弗率益雖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聖人不能使無猾夏之蠻夷而能使之不忍為者以其有仁將使之不能為者以其有智將使之不敢為者以其有義將今欲得是三將果有術乎古之得將多矣所謂三將可

以辨乎

御戎

問夷獠之類負山阻險散處溪谷之間篁竹之內猿猱之攀緣雉兎之竄伏蘊蟲毒草疾疫厲氣乃其所恃以却敵者也此壺頭所以困馬援欻驟發之兵新任之將邂逅相遇心德未契蹈不測之山馭不羈之蠻夷不知氣之所宜所以見疫不知其地之所在所以見陷不知其兵之所尚所以見屈可不慎哉然而昔之治日南者

則有博德之招降楊僕之攻取祝良之于九真張喬之于交趾馭以方略招以威信昔之治雲南者則有韋臯之方略鄭純之清潔諸葛亮之擒縱李德裕之控扼猱猓之類請就羈束之不能出入險阻之間為中國患則此數將可謂良矣今欲諸君詳著蠻夷之利害博德楊僕祝良張喬韋臯鄭純諸葛亮李德裕所以制治之方將有考焉

演山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四十六

宋　黄裳　撰

策問

漢唐之君所學淺深

問惟聖與王皆原于一所謂一者有天之道有人之道有地之道三者相合而未離者也由一而之天則聖者王之内也由一而之人則王者聖之外也王而能大者大則無所不備以無所不備者建諸事業之中聖而能

化者化則無所不通以無所不通者運諸意言之上故古之聖王其成功也無能名焉其致用也莫知為之者二帝三王皆有是道焉三代而下漢有文景武宣唐有太宗明憲號為善治然而有能名之者恭儉以名文景材略以名孝武必信以名宣帝聰明英武以名太宗厲精政事以名明皇剛明果斷以名憲宗有能亂之者或溺于神仙或至于雜伯或牽于多愛或信用非人或敗于女子是數君者果有聖王之學乎然而所得不能無名

所養不能無亂果無聖王之學乎又有功業著見于世緜歷嗣續皆數百年上跂于三代有可稱者數君而下或名于多藝或名于長者或名于尊嚴或名于儒雅未足究也請言文景武宣太宗明憲之學或聖或賢所造之深淺考合其見于用者毋畧以告

黃河利害

問昔為澶淵遊觀河堤上汹湧之聲汗漫之勢下臨居人竊惟居人昔嘗俛首而視之注者如飛淪者如墮為

陵于淵以駕汗漫之勢月復一月憂患之堤相與爭峻
而已今則居人在其下矣堤猶城也河猶寇也以寇攻
城雲梯地道可以伺而却之河之為患乘漲以溢被溢
益潰非旦暮之患也或欲南引于靈河以通于淮北引
于漭河以通于海或以宜復故道或以宜徙居民或欲
穿漕渠以殺其勢或欲出之胡中以禦邊患其説勞而
無功迂而無用無足取者諸君尚有遠慮以平其説乎

錢物輕重

錢重而物輕在粟帛也傷農在罷械也傷工貴人富商
操巨貲收奇贏賤入而貴出惟工與農獨受其弊焉物
之得喪之權在錢錢有重輕之權在君今欲錢與物均
豪商右姓不能乘間下貽工農之戚戚諸君恊慮要術
以獻于上

茶法

茶之為物祛積也靈寤昏也清賓客相見以行愛恭之
情者也天下之人不能廢茶猶其不能廢酒非特適人

之情也禮之所在焉江淮荆襄嶺南兩川二浙茶之所出而出于閩中者尤天下之所嗜山海天地之藏閩中以利富國得茶于山與其得鹽于海無以異也唐之建茶利者或增稅或徙植或加價其後私易雇載居舍僧保園户或以所犯之數重者以殺次者以徙長行羣旅或至于皆死小民以財殺軀上之人以利喪仁非先王之政也先王之于山澤物為之厲為之守禁妄入者防之以厲盜取者制之以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

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如此而已後世山林之政廢草木之利為右姓所擅茶之息十居其八九此小民所以得易于右姓羣行山林出入萬有一生之地趨于倍上莫之顧也欲即茶山之所在為之厲守禁令而使民不犯刑公不失利右姓之家有以處之各書其思慮將有考焉

選舉

問先王之澤既熄鄉教廢棄四民無職十家無聯五宗

無系天下之士流于城闕之間散處他國鄉里之民不得以相保受鄉里之吏不得以相覾察然後四科之選六條之詔中正之官捜薦之人九品之法十銓之試行于三代之後漢舉孝廉則遺睦婣任恤唐舉書筭則遺禮樂射御大抵歷代之選其類不能有過于三物者周之所得歷代莫能備焉先王以謂好名者人之情也好進者今之情也秉其所好為之名焉故誘天下之士而使天下之士以實致民其類有五曰秀士曰選士曰俊

士曰造士曰進士五者明其德藝小大深淺而與之進者也夫不知道德不足以明經不知禮義不足以明法進士學此以成秀士學此以始者也然而唐以秀才進士經法書算各有為常貢之科其義亦安在哉今欲稍復三代選舉之法文武經法皆出于一學然慮今之士有累于貧者有累于事者不能游泳鄉校成就考察如之何其可也耶

唐人之學

問聖人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失其傳焉復繼暴秦燒詩書殺學士簡編脫亂訛缺然後有出私言以證之者始有章句之學續經緯書傳注箋解義疏雜說之流轉相講述新奇相勝六經之意逾遠而不得唐之學者更相著書至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視漢以來在四類之數者唐過其半矣然有能僅得其傳者乎畧著其是非以是示學者唐之德澤流入于人心者深淺遠近予因以觀焉

吏部銓綜之術

問尚書省令典領百官者也其屬有六吏部尚書以治羣吏者也其屬有四以四善之狀究其立德以二十七最考其行事以身言書判德行才用較其優劣定其留放天下之才是非得失責在吏部尚書顧不重哉崔亮魏之為吏部者也裴行儉馬載高季輔崔元暉韋嗣立唐之為吏部者也崔亮之制資格魏遂失才無足論者唐之五人號為稱職季輔清鑒有聲于貞觀中王勃之

浮躁楊炯之沉默駱賓王盧照隣之失其死行儉察而知之為吏部得人有如此等則致遠之才豈難得哉國家開復三省官有屬長事有統類名實相顧過唐遠甚然而唐之五人所以銓綜羣吏之術尚可以適今乎詳著于篇且觀諸君之政學

人材得失

問人之才性温柔寛恕其失也牽制精審寅慎其失也畏避堅勁特立其失也專固磊落大度其失也疏越是

非學道之士蔽于一曲暗于大理者也方今以道立教將使天下之才方圓適用尚有此屬未能解蔽来入聖王道扵之中出越羈使夫何故也顧聞所以養育之方且欲天下之才能莫不相濟無過不及之患其策如何

禮樂

問禮樂之實生于天下之情性然後聖人為之著于文寓于羈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之實失節則泛失丈則固義之實失節則

刻失文則介天下之人其泛爲墨子其固爲子莫其介爲仲子其刻爲申子禮樂之實熄矣其文與䍐豈得而議哉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故其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過不及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故其和也喜而爲仁怒而爲義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皆中其節萬民之僞弗入而廢其天其性中矣禮之實存焉萬民之情弗出而狥于物其禮和矣樂之實存焉然後聖人以文與䍐兼收其實而已制禮樂所以致中和

中和之氣格于上則天位焉格于下則地位焉行乎其中萬物育焉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能使其情和然後其功成能使其性正然後其治定嗚呼五禮六樂外入乎人者也其效至于此極後世有志于禮樂者何可廢哉然而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設施之序感入之方試言其詳

禁衛之兵

問得用戎器而不得有之者府兵也得用府兵而不得有之者衛將也府兵之制無事則耕番上則衛有事則戰故其既事將歸于朝兵復于府介胄戎器斂藏于庫將不擅權士不失業此府兵之利也高宗武后之世衛士稍稍亡匿耗散不足以給宰相天寶中士人皆恥入衛折衝諸府無可交者六軍宿衛類皆市人方鎮既熾禁軍不足以威外衛士不足以固内禄山之變侍官雖壯不能受甲將欲追復其利懲其所以廢者各書其故

稽登校比之法

先王之政施于征民也國野異制施于授地也田萊殊等得數而知之老者疾者王舍征焉則王之仁賢者能者王舍征焉則王之義服公事者王舍征焉則王使人有禮冠笄之歲婚姻之時鄉飲之齒得數而知之穀帛六牲馬牛車輦或多或寡祭祀賓客或備或殺得數而知之是故先王之民取之則均有無役之則均勞逸而民無憾焉得民之數而已是故民數之版先王見之則

式受之則拜登于天府葢天民也王不得而私有之有
不得私則猶已而厲之者烏能奉天乎後世稽登校比
之法棄置不復則民供貢不均多寡有無行役不均勞
逸踈數避役而隱丁避稅而逃產無所不至夫大司徒
掌建邦之地土之圖人民之數可以佐王安擾邦國而
民貧富有無賢貴老弱病疾莫之知焉則王雖有仁政
何從而施哉稽登校比之法其可復乎議者慮民安于
故常一旦籍其所有而上之驚擾而變生如之何則可

演山集卷四十六

演山集卷四十七　　　宋　黄裳　撰

雜説

形得氣而化氣得精而生精得形而寓焉人之安樂得于其氣之實疾患得于氣之不足然則所以生氣者與氣之所寓慎其養哉五味以養其精所以益其氣五穀以養其形所以衛其氣精不足于養則氣衰形不足于養則氣殆是天患也五味五穀之所養天養之也斯民

之愚蔽于生生之厚迷誤生理而五味五穀之所養或以為滛邪或以為怠倦伐天所生其精不真殘天所與其形不粹則味穀所養者適足以資其欲耳客邪輙蹈其舍而感之始有四時之癘疾痟首痒疥則作之于其形瘧寒嗽嗽則作之于其氣五味五穀無如之何矣先王于是以五藥為之療其病痟首痒疥瘧寒嗽嗽是人病也五藥之所養以人養之也然人以五行而生以五行而病以五行而治以五行而死人之聲色五行之所

寓也藥之性其異有溫涼寒熱藥之用其異有佐使反惡五行之所寓也五藥雖足以計其病病之端不及知之則藥不行矣先王于是望其氣聽其聲察其色以觀五行之變常以眂死生所謂五臟之象可以類推者乃言此五氣也所謂五藏相音可以意識者乃言此五聲也所謂五色微診可以目察乃言此五色也雖然以其象而類推之以其音而意識之以其色而目察之可以已乎未之盡也按之而後已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

九藏之動兩之也以陰陽參之也以陰陽沖氣即天地而言謂之沖氣物得之則生失之則即死即人而言謂之胃氣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眂其生死至于參之然後盡也若夫尊生者能治五行攝生者能物五行而五行不能食其内焉則其形全其精復而氣為天守矣豈復有五聲五色為死生之兆哉以五味養其精以五穀養其形者茍知于此則過半矣先王之仁民不亦至乎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此

仁民之教也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眂其死生此仁民之政也雖然以五藥之養其病五聲五色之眂其死生亦施于教之不及而已

聖人體道未出則與太虛為一方是時也無得而稱焉及其帝德運而為巳則為聖為神運而為天下則為文為武大而化之之謂聖由聖之妙而為神剛柔雜之謂文由文之剛而為武蕩蕩乎其無能名則其運而為聖神也巍巍乎其有成功則其運而為文武也

五聲求虛實之情三刺求過故之情

潔靜之失介而不能同精微之失高而不能下賊仁謂

之賊深于易者以前民用以同民患有仁之道焉孔子

之行止以其命之廢興不以其時之可不此其所以異

于逸民伯夷叔齊以清直道而已無事乎行中慮以自

防廢中權以自匿此其所以不言中𢧵

隱居則身中清放言則廢中權雖降志矣其言中倫雖

辱身矣其行中慮凡言所以明志志降而言從之則流

而已矣其孰以為介哉

不正其色之謂辟色不正其言之謂辟言寓于放烏有正言寓于辱烏有正色

先王之于民將欲愛之必固威之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法者葢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矣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宫劓刖之法者葢刖一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矣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甞廢者豈以不忍人之政必待肉刑而後存歟雖然先

王之肉刑非恃以傷民也設之使之有懼而已文帝以當劓者笞三百而民卒多死夫劓之名誠可懼者笞固不足以懼之然而恃笞之輕而陷于罪豈特與劓比哉嘗謂後世惜一劓一刖而掐其罪惡至于大辟者豈勝計哉

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是以豕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勿敬是以獸養

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况其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筭也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以仁庇小小者以智事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

禮也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以貴而驕以富而侈諸侯之常態也其驕也廢恭其侈也廢儉廢恭之至不能貴貴也其弊為無君廢儉之至不能老老也其弊為無父父且無之況其君乎先王憂其然當其入王也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禮也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其朝也公于上等侯伯

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為天下之達尊而仁之于天下也尤不可以食頃而廢焉故四代之燕賜或貴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所貴而加之然而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為之序焉序齒而已齒之長者先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尚齒仁也尚老又其仁之至也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則繼其志踐其位行其禮則述其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所謂敬其所尊者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所謂愛其所親者也

平國之時教化既明習俗既成以柔治之則非仁以剛治之則非義故用中典中典先王以立正直之德者也以刑教中先王之意也後世過者恃刑以為威不及者

置刑以為愛不能應時而行豈有他哉無三德以趣時
無三典以立德孝文之賢未能以德行仁其廢肉刑也
特發于私情而已況不仁者乎亂國折獄致刑之時也
教化大明習俗大成先王所以待民者于是乎盡矣而
民之為不善王何與焉彼故為不善以亂吾俗耳刑故
無小故用重典重典先王以立剛德者也書曰乃有不
吉不廸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有遺育
盤庚之誥為之後先久矣雖罪之小者猶至乎劓之何

傷于仁哉穆王之時損刑屬之重者附益于輕者成王則殺羣飲其刑至矣故雖大辟之屬與墨劓均焉尚以棄之為不足也坐其親者有之殺之為不足也殘其形者有之然而成王豈以時然而類重之乎言其所化之民則用重典可也故曰羣飲汝勿佚言商之遺俗則用輕典可也故曰惟商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新國議獄後死之時也禮未及修教未及詳民之所以為不善者過也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民之散也無八統之馭無九兩之繫族師無聯司救無禁則民之有是情也上實為之新國之君奚暇責民哉亦姑教之而已

治時不同而有三國之異者以俗異之也刑書不同而有三典之異者以德異之也有久近之教斯有狹成之俗有狹成之俗斯有平亂之國先王于是以德制刑以待三國之不同教有所不及則俗有不變者俗有所不變則國有不治者先王于是以刑弼教以輔三物之不

及
先王之德使民畏而愛之畏之則寓之于刑愛之則寓之于教然而畏之非先王之所欲也施之于德教之不及而已
先王之制刑也出于立德先王之用刑也出于弼教故與人情世俗相為重輕有即一人之情而為之輕重則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有即一世之情而為之輕重則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也雖然三國

殊時而即一人之情而輕重之豈可廢哉是故三德之應時也或剛或柔或趣于剛柔之中三典之立德也或輕或重或趣于輕重之中

先王使人不愛其力于事不屈其才于物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而人雖弊其力未始有憾焉者作秩以制其常賜之多寡作敘以次其事治之先後而已使人之貴有稍有食稍所謂月廩也中庸曰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王制曰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是也秩所謂常賜

滅也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聖人與物化一而不化者也小人人化物則一化矣感人無窮者物也好惡無節則感人無窮者對之孟子曰以物交物

先王為人化物而後制禮樂人莫不有禮樂之實而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裁及其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偽禮偽樂又從而乘之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思有厚薄禮有隆殺所

以節其文亦所以節其情
或言禮以道民志或言禮以節民心節民心將以道其
志道民志將以正其行當其為慎所以感之者言之故
曰以道其志而已
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于仁而薄于義則親而不尊
又或厚于義而薄于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
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治禮樂
相勝則相賊相親以其有情相欽以其有分禮樂之同

異一也而使之相勝則非禮樂之正矣故情勝分則流分勝情則離樂于內合情禮于外飾貌內外不相勝而後為禮樂之事禮者理也而行理者義也樂者情也而稱情者文也上下和與夫好賢爵舉賢者所謂仁以愛之也貴賤等與夫惡不肖刑禁暴者所謂義以正之也樂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則其文也禮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則其本也言靜則文為動言文則靜為質內出于性故靜外作于貌故文大樂所樂者性也

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則無險阻故無怨簡則無紛辨故不爭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真理則吾復何為哉此所以揖遜而天下治

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于萬物生之以和成之以節而先王以大禮大樂賛天地之化育故大樂與之同其和大禮與之同其節天地生成百物者也故言皆化王者收用百物者也故言不失百物得和而生得節而

成先王大禮同天地之節大樂同天地之和其力則在
天地之後故物之成也先王不敢私有其功焉祀天祭
地報之而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禮樂之鬼神
率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此禮樂之後鬼神者也

演山集卷四十八

宋 黄裳 撰

雜說

合敬則無離心同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迹也敬愛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有情趨時有迹情天也不可戾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迹時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名者功之報

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僞也非真禮樂也故過制則非理而失之亂過作則非情而失之暴明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倫者言其理而已矣倫人理也樂之情天德也以天德論人理則無病天之患矣人之德出而分于三則有中入而止于一則有正中而無邪則能從于人正而無邪則能侔于天敬順禮之制在心者也莊恭禮之制在體

者也欣喜歡愛則設于情恭順莊敬則立于質與民同禮樂之小者也與天地同禮樂之大者也與道同禮樂之妙者也先王之于天地以其妙者官之以其大者相之

王者之為天下方其圖功而謀治也則有教化以行禮樂之道及其功成而治定也則有制作以建禮樂之業道也先王非敢私行之業也先王非敢私為之明人之天而已禮之實節文仁義者也樂之實樂仁義者也節

之不泛文之不固樂之不乖二者之實雖人之所固有者彼所以節文而樂之則因教化而後至焉葢使天下之人耳目之視聽無非禮也手足之舞蹈無非樂也其功已成其治已定先王始有制作以收其成而已樂以象德而功成則德之著也故作樂以揚之禮以節事而治定則事之辨也故制禮以彰之功大者其樂備治辨者其禮具王者之制禮樂其情相沿而有詳畧者時而已矣

干戚之舞飾威而已故非備樂孰烹而祀致味而已故非達理五帝之天下未傳之子故不言世而言時其時未失德故不言禮而言樂五帝之時其俗未頓革故言殊而不言異

樂極則憂者以物為樂故也禮粗則偏者以數度為貴故也大聖敦樂有仁而其樂未嘗荒故無憂禮備有義而其法足以適用故不偏

道之下降氣為陰陽形為天地數為萬物氣數之中以

其高下散殊而有禮之序以其流化合同而有樂之和二者道理之自然有生之類莫不具焉流而不息者品物流形也合同而化者萬物並育也禮居仁義之後人德之序也義居仁之後天德之序也自其天地始分而言之則仁義在其後矣仁主愛樂主統同故仁近于樂義主斷禮主辯異故義近于禮而禮樂之大用非特于四時是以仁義之用近之而已禮夏德也夏之序長春之生而已可以統言仁智冬德也冬之序藏秋之成而

已可以統言義天地化始于仁革始于義

氣也者神之盛也敦和又其氣之盛也禮樂之道行乎陽則高下散殊合同而化行乎陰則率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鬼神之神未離乎數而數實行之是以道之妙乎樂則能率之以從天妙乎禮則能居之以從地禮樂之妙能官天地而率神居鬼則分天地之所主而已唱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之偶者地之道也故制禮以配之應也配也禮樂之參天地者也由卑而見貴由高

而見賤方以類聚物物以羣分類天地之尊卑陰陽之動靜羣類之聚分形象之上下天地之理自爾交感之相摩旋轉之相蕩鼓以發之奮以進之動以化之煖以養之天地之情自爾化不時則不生失樂之和男女無辨則亂失禮之節不生無辨天地之情所不能免故後之于天地以樂之和輔相其宜以禮之中裁成其道

樂之和失之則不生禮之別失之則亂及其得之則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

深厚行乎陰陽則物莫能違之通乎鬼神則物莫能間之凡有聲氣形數之類在其中焉禮樂至于此矣然後能著大始能居成物

天之化其陽始于亥生于子成于丑而乾位西北焉則知大始矣乾者天之道也揚子曰天奥西北鬱化精也物于此焉天道制其命化精含有其生意時未判也及夫萬物資始于元成于艮至于震而天之用出焉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

數者冥合而有樂之和則大始著矣地之化其隂始于巳生于午成于未而坤位西南焉則作成物矣易曰致役乎坤致役者作之也萬物之生天化氣地化形其化形也萌者出勾者達羽者飛足者走鱗者游特未定也及夫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游者潛走者伏飛者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類數者冥分而有禮之別則成物居矣大始者精氣也樂散為和氣以著之成物之體立矣禮分為定體以居之禮者其樂之終始歟故言禮

制行矣則在乎樂之前言禮居成物則在乎樂之後歌南風和天也賞諸侯和人也諸侯之受賞亦責其致和而已德盛而教尊則其德和于人五穀時熟則其德和于天樂者象德而賞之也舞者德之容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謚者行之迹故聞其謚而知其行

雲門天德之象也咸池地德之象也樂之象德有天而已則簡地堯之樂有咸池備矣韶夏文樂也濩武武樂也象德有文而已則欠武商周之樂有濩武則盡矣大

卷言雲之形大章言雲之象

萬物之生得寒而成得暑而長然而不時則邪氣乘物故不時則疾得風而動得雨而潤然而不節則淫暴害物故不節則飢教者先王所以化物也故譬則寒暑事者先王所以應物也故譬則風雨因時之宜而立教故不傷世通物之變而用事故有成功是以先王之為樂也于天下也法治于已也則行象德然後無不時不節之患

酒之養人猶其教其事酒之流生禍猶其不時不節壹獻之禮賓主百拜所以節其流

上下之分甚嚴而不至于絶者以其有酒食以合歡甚歡而不至于蕩者以其有樂以象德有禮以綴淫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衆人所樂者物之盛聖人所樂者德之盛惟樂出于聖人之所樂故能養民心其感民深其移風易俗而出于衆人者彼且自荒矣其如民何

有血氣則有情慾有心智則有意識情慾可動意識可感然後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君子則不然血氣心智不能淫其性而喜怒哀樂之情發而中節故不為憂思淫亂而異其音焉是故君子之樂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風俗

本之情性以正樂之德稽之度數以正樂之文制之禮義以正樂之用陰陽為道則剛柔為德陰陽為德則剛柔為氣剛氣陽德之發柔氣陰德之發不散不密陰陽

之中不怒不懾剛柔之中有中性然後有中德有中德然後有中氣樂者本于性發于德而作于氣者也

先王以民之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則天理滅矣故本諸情性而為之樂焉及以感道之則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夫恭之于君臣親之于父子天理也而形見于樂則樂觀其深矣

時有盈虛運有去来物有存亡人有進退聖人之知進退也歸之義焉而不累乎其身聖人之知存亡也歸之

命焉而不累乎其物物我之累亡然後能止乎一而不失其正焉由止一之正而上之為不虧之純不雜之粹至乎抱一之精而盡焉故聖人之不動者不去不來無進无退不死不生無存無亡不加不損无得无喪然而知之所及者特與五行之數四時之運相為盈虛消息而已

消息盈虛天之理也在人為進退在物為存亡得喪未始有是物也儻來而得之然後有存焉未始无是物也

適去而喪之然後有亡焉未知人焉知天是故進退先乎存亡存亡數之大者且不知焉焉知得喪是故存亡先乎得喪存亡吾知之矣未有不及得喪者也故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得喪不與焉

有天道者地之類不及見之有陰道者陽之類不及見之聖人之神能陰能陽聖人之道有天有地及其作也本乎天地麗乎陰陽者无不見之矣本乎天者親上見聖人之天道者也本乎地者親下見聖人之地道者也

楊子曰仰而視之在上俯而窺之在下企而望之在前棄而忘之在後猶之蒼天也東西南北無不在焉聖人之作也其孰不見哉

元德之類即于物者其德有三曰剛曰健曰中即于天者其德有四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以剛而立以健而行以中而用元德之成物也以中而用則其為健也莫能窮之以健而行則其為剛也莫能折之成物而還止一而靜則有正焉純者止一而不虧者也粹者止一而不

駁者也莊子曰索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一之所致至乎抱一之精而盡焉神者天道之至精者天德之至楊子曰天與西北鬱化精也太始冥冥无有无形含孕庶類運動百化窮則更生終則有始一陽之萌萬形以分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勾者出萌者達蟄者昭角觡生羽翼奮莫制之者乾元之剛不亦至乎

先王之應時也春將務作夏將務訛秋將務成冬將務

易觀日而後知焉先王之授時也于春之中則使民隩觀星而後知焉春且至矣而弗平秩何以行事春且中矣而民弗析何以立功是故官敏事農敏功與時盈虛與時因革而已

制治之道有任无為者然後可以出法而應物有任有為者然後可以行法而立事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皐陶之作事垂之共工伯益之虞伯夷之典禮夔之典樂龍之納言行法者也苟无出法之人論道而揆之則雖八

官之燭理有能蔽之者非所謂亮采榮者或辱成者或敗非所謂惠疇是故舜之命九官也禹宅百揆為之先焉八官以序各任其事要在大禹詳在八官道所揆晦者斯光窒者斯通辱者斯榮敗者斯成无失職之慮而況八官以其才之所長而專其任哉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明君禮下以恭致君子也取民以儉致野人也致君子則使之正經界均井田平穀禄為治野人之計也致野人則使之九一而

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爲養孝之計也

管仲晏子非王者之佐孟子恥以此自待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齊威晉文無王者之道孟子恥以此待其君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演山集卷四十八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　炳